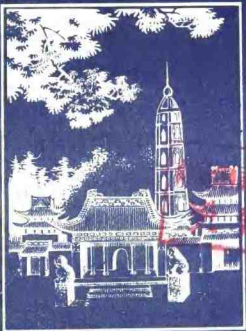


3.0.00



第三輯

石嘴山文史資料

4R124.119

石嘴山文史资料

第三辑

石嘴山市政协
赠阅

石嘴山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审组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综 合 史 料

搜剿“二罗”叛匪记……………廖名清（2）

奋力克难关 艰苦创基业

…——石嘴山煤矿筹建记 孙 昶（30）

我一生中难忘的几件事

— 对解放前生活片断的回忆

……………刘堂琛（44）

赋诗伸正义 同志结深情……………吴企尧（71）

抗逆孤忠……………马肖华（75）

石嘴山小煤窑史话……………曹绍曾 刘 忠（89）

白虎洞的诗文及传说……………丁一波（97）

武当庙始建年代考……………李宏图（104）

转 载

辛亥革命平罗县民军起义目击记

.....冒良辰 陈增寿(110)

辛亥革命平罗民军反清斗争纪略

.....韩相德 贾崇道整理(120)

附 载

征稿启事.....(131)

补 白

渐至佳境(136)

陈晋之读书法(134)

贪小失大(134)

虞讷评诗(135)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136)

廉范革除旧制以便民(88) 生才贵适用幸勿多苛求(119)

搜剿“二罗”叛匪记

廖名清

一九六〇年正当三年困难时期，牧工罗治业、罗守业因粮食低标准问题，对我党产生不满。在伪兵出身的陈汉歧煽动、策划下，发展到秘密串连，阴谋暴动，他们商定在一九六〇年闰六月初六日进行反革命暴乱。但由于不得人心，未能按时行动。后经知情者主动投案，被我公安机关发现，罗治业、罗守业便狗急跳墙，于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十九时十分在贺兰山黑水沟羊圈，乘我在山里打黄羊的民警回圈做饭不备之机，打死我民警樊进孝，抢走“七九”步枪两支、子弹十四发；“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七发；“七六二”步枪子

弹十发及两个枪栓，上山为匪。这就是石嘴山市解放后继郭拴子叛乱后的又一次叛乱，即“二罗”叛乱。

“二罗”叛乱，严重地扰乱了石嘴山市社会治安，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先后有三个同志牺牲、一个同志负伤。其中有两人被罗匪直接枪杀。

为了迅速消灭匪患，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石嘴山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直接领导下，在平罗等邻近旗、县的紧密配合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了有公安干警、民兵和公社、农场干部参加的剿匪队伍，布下了天罗地网。尽管罗匪依仗地理熟悉，耍尽了手段和我周旋，但终究没有逃脱覆灭的命运。经过四个月零十三天的艰苦追捕，“二罗”叛匪于一九六一年元月八日，在贺兰山小黑沟一个山洞里被我剿匪部队活捉。随之搞清了全

案，将其一网打尽，并依法镇压了叛匪罗治业、陈汉歧，消除了一大隐患。

预 谋

罗治业又名罗玉玉，贫农出身。自幼随父挖煤，以后给人放羊。解放后从异地搬来惠农县罗家园子，给集体在贺兰山里放牧。由于长期在山里放牧，练就了一手打黄羊的熟练枪法，自称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罗守业又名罗山存，上中农出身，一贯放羊。他同罗治业是同姓，并非同族，但相互称兄道弟，罗守业多半总是听罗治业的。他二人都因粮食问题，产生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不满，后又受到陈汉歧的煽动，逐步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陈汉歧，自幼放牧，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在国民党马鸿逵匪部当兵，并任过骑兵副

班长五年，养成了兵痞习气。解放后，曾一度担任过我民兵分、中队长。一九五五年又担任了初级农业社的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六年任高级农业社副主任，后因犯错误被撤职，受党内留党察看处分；一九五八年调牧场当副场长，一九五九年因对组织不满，再次被撤职，当畜群防疫员。从此，陈汉歧对党更加心怀不满，逐步发展到仇视社会主义，幻想变天。他同罗治业、罗守业二人串通一气，乘暂时困难之机，煽动、串连、阴谋策划反革命暴乱。

从一九五九年冬，陈汉歧就开始恶毒攻击粮食政策，辱骂我党，到处造谣、煽动群众闹事。他造谣说：“现在国家大事不好，四国首脑会议没开成，过去日本二十四小时占领全中国，现在美国人比日本人厉害得多。中国的兵马都运到苏联去了，国内成了空架子，从上到

下没有军队，只有几个民警，共产党不行了，我们不乘此机会闹，还等何时……”。

陈汉歧在散布反动言论的同时，为了进一步拢络罗治业、罗守业，还利用封建迷信手法大肆吹嘘“二罗”“不是平常的人，天生的能当大官。”一九六〇年古历三月的一天，陈汉歧等五人在罗创业家里酗酒。三天后，罗治业到山上放羊碰见陈汉歧，陈便乘机瞎编说：“喝酒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黑白两只虎，一只白虎在我腿上搔（摸擦的意思）我被惊醒，发现是你的腿搭在我的腿上。”罗说：

“你看白虎是谁？”陈说：“白虎当然是你，你是白虎星下凡。按照《玉匣记》上说，你将来要做大官。你的枪法不弱于郭拴子，他是黑虎星下凡，你比他强得多。”罗说：“你梦见的黑虎又是谁？”陈说：“黑虎我看是罗守业，他是黑虎星下凡，我是紫红星。我们有了

这三条星，比当年的郭拴子强几倍，何愁我们要做的事不成呢？”罗治业听后洋洋得意地说：“好！将来你干大事了，我保护你。”

第二天，罗治业上山打羊，发现五只青羊，接连打了五枪，五只青羊先后全部被打倒了。他心中暗暗高兴，心想：陈汉歧说我枪法百发百中，不弱于郭拴子，日后能当大官，从今天打羊看果然如此。从此，他更加相信自己是“白虎星”，经常和陈汉歧等在一块秘密商议，计划发展反革命匪徒。

一九六〇年夏收前，陈汉歧同罗治业二人在黑沙沟的鄂托梁上，将钢笔挂在树上，烧香叩拜，笔下铺白纸，风吹笔动，划了一些笔划。陈有意解释说：“神给降了‘人王’二字，‘人王’在我们俩里面，肯定要出个皇上，

‘人王’加在一起是个‘全’字，我们的事情全胜全得。”随后烧香化纸称兄道弟。陈汉歧

为兄，罗治业为弟，结拜为所谓的生死之交。

陈汉歧还煽动说：“从《三匝记》推算，今年是庚子年，又是闰六月，下半年要天下大乱呢，人民多暴动，山头起墓园，共产党要内乱了。共产党的天下已经满了。”并造谣说：

“五台山老和尚还破了字。六〇年天下要大乱，今年正好是庚子年，今年干，一定能夺取政权……”

陈汉歧除了利用自己是防疫员的身份，经常同放牧工在一块，以粮食问题为由，进行反革命煽动外，还通过罗治业、罗守业先后串通了简泉农场劳改释放就业人员郑立忠（伪军官）、韩金元（惯匪），牧工罗玉全（罗守业之父）、王存保、李风刚、金保保、罗创业、季贵子等人，先后四次开会，进行反革命密谋。并把反革命叛乱的时间定为三个六，即六〇年古历六月初六日。他们积极发展反革命组织，

串联亲戚、收罗一些对党的现行政策不满的人，以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郭拴子土匪残余，并规定：谁发展的人数越多，将来事成谁的职务就越大。他们中还进行了分工：陈汉歧自封为“军师”，负责河东及石嘴山一带，并负责了解劳改工程支队的地形，民警人数、枪支的配备和部队活动情况。罗治业为“元帅”，负责简泉农场一带。罗守业为“参谋长”，负责潮湖堡一带。金保保、罗创业为通讯员。

在定职会议上，罗创业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地说：“好！到扯旗造反那一天，我到石嘴山把人头给你们提来祭旗。”罗治业夸口说：“我给你报功，谁提的人头多，官就封的大。”

同时，他们把反革命匪伙定名为：“中国解放军”，反革命的口号是：“解放万民，”“解放犯人”。反革命的行动计划是：“先攻

石嘴山劳改工程支队。”陈汉歧自称在河东和石嘴山一带发展了二百多人，由他负责把人带到黄河沿伪装隐蔽，选择星期六下午乘民警劳动之机，他以探亲为名，一举夺取枪支。罗治业自称在简泉一带发展有二百多人。罗守业自称在潮湖堡发展一部分人。他们狂妄地认为：

“只要将劳改工程支队攻下，放出犯人去攻打石嘴山兵役局、公安局，抢商店、粮库、银行，炸桥梁，断铁路，再进攻惠农、简泉农场，一直向平罗、潮湖农场发展，攻下银川，放出马震武，两股力量合为一股，加上全区有八个劳改农场的犯人几万人，力量就大了。那时再与台湾联系，半个中国占领了，再的还往那里跑？”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已极！

暴 露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三日，黄渠桥公社（当

时系石嘴山市辖区)永胜大队(即燕子墩乡)放羊工李风刚被封为通信员后。首犯陈汉歧、罗治业威胁他不准告密和叛卖,若叛卖要用石头砸死他。他越想越害怕,跑回家里偷偷啼哭,其父李宗祥(地主分子,因反革命罪劳改,于一九五九年特赦释放)发现后追问究竟。李风刚即将陈汉歧、罗治业搞叛乱的情况及参加成员如实告诉其父。经过劳改多年的李宗祥,懂得了与人民政府为敌,只能是死路一条。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参加了叛匪,要同共产党作对,如不及早制止,也会走自己过去的老路。于是,决心向人民政府报告。八月十五日,他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永胜大队党总支书记马贵福。马贵福同志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和黄渠桥派出所所长王月亮同志通了电话,并要求派出所立即派人去永胜大队,有重要情况报告。王月亮同志立即向惠农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何生藻同志作了汇报。为了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何生藻会同王月亮连夜冒雨奔赴永胜大队。听取详细汇报后，立即向石嘴山市公安局报了案。八月二十五日，公安局指派黄渠桥派出所民警韩怀森和黄渠桥法庭书记员马丙明二同志，在永胜大队牧场支部书记姚××的带领下前往贺兰山王泉沟牧场，找李风刚进一步了解。此情被罗守业发觉，他做贼心虚，立即去找罗治业商量对策。

罗守业在火树湾找到罗治业、金生华，告诉了派出所来人情况。他们预感到事情可能败露。经过预谋，决定：先下手为强，乘机夺取来人的两枝短枪，然后设法夺取来黑水沟打黄羊的民警的金部枪枝。商定后，即派金生华先去木头井上围韩、姚、马落脚地侦察。并约定：若姚、韩、马还在，就在门口招手，后面的人一拥而上，两人按住他们，一人下枪。但

当金赶到下圈时，韩、马已经离开了。原来韩、马二人在沟底找到李风刚了解后，感到案情重大，没敢逗留，立即返回报告。罗治业、罗守业迫不及待，没有等到金生华的暗号，就直奔木头井上圈而来，行至山梁上时，他们发现地上有小瓜皮，才知韩、马、姚已经下山，扑了个空。于是又急忙返身向黑水沟方向打猎的民警驻地跑去。

驻石嘴山市沙巴台地区的民警二大队四中队，于八月二十二日派参谋南自立带三名警士，佩带四支长枪，一支短枪，前往贺兰山黑水沟一带打猎，夜宿在黄渠桥永胜大队牧场的羊圈房内。罗治业正是这个羊圈的牧工。石嘴山附近一些单位经常有人进山打猎，和放羊的都很熟悉，不少人都知道罗治业打羊的枪法准，常常相互邀集，对罗治业也不防备。南自立同志在接连三天上山打黄羊时，都相约罗治

业随警士一起打羊。这天（二十五日）晚上七点前，南和罗陆续返回羊圈。当天罗治业表面伪装跟随他们打猎，中途却溜走，企图抢夺韩、马枪枝未遂。当晚他们打算再夺这里民警的枪枝。而打猎的警士们却毫无察觉，回来后随便将四支长枪立在羊圈小屋的墙根，短枪挂在墙钉上，便动手做起饭来。这时，罗治业乘机钻入屋内，偷偷地将一支七九步枪持在手中，正在做饭的南自立突然想起子弹还压在枪膛里，便指示警士樊进孝赶快进屋下掉，以防走火。正当樊进屋之时，罗治业见有人进来，做贼心虚，立即端枪扣动扳机，樊进孝当场中弹牺牲。子弹穿过樊身又擦伤了南自立的臂部。警士们听到枪声，见樊进孝已倒在地上，便迅速四下散开，“二罗”乘机抢走长、短枪三支，却掉剩余的两个“七六二”步枪的枪栓，携带子弹和两口饭锅及粮食等物向深山逃窜。